周季編略

司馬公撰資治通鑑既成而從官劉恕有外紀之作自上古以至周威烈王與司馬氏之書相接也顧其細大不捐勸懲或失好奇之過金仁山氏嘗譏之夫古初則荒遠矣而三代經法備於詩書晚周二百四十二年事著春秋筆削炳如日星非承學之士所可擬議聖人旣沒微言遂淪戰國之世兵爭分裂百家紛紜日以言競是非之繆闇見錯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策以縱横相尙違大道而夸智力甚或虛搆事實疑誤後世近儒陸清獻公謂其文辭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乃有戰國

策厺毒一書以明是非之大而本末不具未大顯於世定海鄉賢黃儆居先生承浙東學脈之正兼綜體用著書百卷得哲嗣以周昆弟傳其家學先生嘗病周末衰微春秋亾而經史遂分國策之變詐子書之寓言史記之采摭不純說苑新序之事蹟悠繆通鑑備矣而諸子百家之言未盡裁割而正之以大道傳聞紀載之異未盡考核而合之于情事乃博采羣書自貞王元季迄於秦幷天下成周季編略九卷羣言淆襍落其實而枝葉盡厺條貫終始是非自見時表其勸懲之微旨則從司馬公之例而加慎焉予

循覽咨歎前則道原讓其裁斷後則當湖謝其美備乃付
書局刊刻卽令以周校正以期學者卒業是書而有數十
百卷之謚上追春秋三傳以窺經教下考史記通鑑以究
史才先生於羣經皆有撰述以周兄弟排纂目錄是爲儆
居遺書之五云同治十二季孟秋月湘鄉楊昌濬敘


癸酉八月
烏程後學費以羣摹

猗與先生進道以勇鍼隱砭微
誠惶誠恐窮居治經群說兼總
漢宋交訌析衷於孔史分左支
文接韓踵表究裏粹天職優寵
詔告揭誠開蒙決壅莘莘甬隅
俎豆世奉

年家子烏程施補華謹譔

周季編略目錄敘例

定海黃式三譔

赧王八上中下　丁未至乙巳　五十九季

列國九　丙午至庚辰　三十五季

敘例曰昔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秦宓言策士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其書無用而吳正傳注國策則曰君子之于是書也攷事變究情偽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悔悟懲創之心生此言抑又異矣然反復吳公之注譏所作策者之乖于道則一也將何以立典型示法戒乎式三少忞國策之交爻長復合史記校訂其字句之異而竊怪二書所載貞考城

安烈顯愼赧之故實善言善行之足法者少不善之足鑒者多繼而氾覽周末及秦漢諸子之書始信周之衰老師大儒猶在唐韓子之言爲不誣書缺有開其軼見于他說而欲彙爲一書未暇亘今館慈邑章橋合史記季表本紀世家攷其得失復參以司馬通鑑及稽古錄呂氏大事記及解題與朱趙綱目諸書益知歬人未竟之緒不能無待于後人不揆固陋裒集二百四十八季之事列國之彊弱存亾旣爲之攷其本末溯其原流蘇秦張儀公孫衍之縱橫白起王翦蒙恬之攻戰亦詳書之以爲戒而網羅放失

之文搜尋遺佚之士將使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盛晉遺于六百載以後也世有秦吳或許以讀史之有小補也與周史失傳魯春秋記魯事非周史也而合春秋經傳讀之桓王以下元王以上之史備于是矣後之編周事者以春秋經傳擅自增刪夫何敢然是編自貞王始

左傳終于貞王元年司馬通鑑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闕三王六十四年之事胡氏皇王大紀金氏前編補之或略而前編止于威王赧王以後秦未稱皇以前諸國事大紀亦復不錄非周季之全書也

通鑑闕六十四季之事說者謂司馬氏嫌于續左傳而避之獨不思稽古錄自共和迄治平皆漎春秋經矣呂氏大事記始于敬王三十九季復上續春秋經避嫌之說豈其然乎夫春秋之經不易續也左傳則唐宋儒直彈射之彈射不可也不續之而使周季之事闕不詳不可也是編始貞王依左氏傳孔子卒後之體例不敢擬續經也然復不敢名傳曰周季編略而已抑亦惛時隔二千餘季善言善行之必多遺逸也

史記季表與本紀世家異司馬通鑑與稽古錄異呂氏大

事記與解題異此一人之書是非迭出也綱目書法謹嚴凡例定于朱子而趙訥齋未能不違其例此二人參定而是非迭出也史記引國策有與今策本不同者或司馬子長所見策本如此或子長據別書校正國策或劉子政校國策據別書以改策文遂與史記不同讀者不可專守一書也是編不敢苟異同

編年者必攷其年如晉智伯圍晉陽三年舊云一年魏樂羊圍中山三年舊云一年燕樂毅徇齊五年下齊七十二城舊云六月誇蘇秦之功曰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誇時

不害之功曰諸侯不加兵十五季讀周紀者昧于類敘之
法則書封班于考王十五季讀虞卿傳者迷于追敘之法
則書執勝于赧王五十六季凡若此者不知其文之誤安
求其理之是不可不辯

春秋以天子之法進退諸侯楚吳例書子左傳從實僭王
是編謹依左傳之例國策史記于諸侯未僭王之時多追
書王是編祇書王于既僭王之後至于諸國君臣之僭侯
僭君皆從實書

編史各有原本必注所出使讀者易于校正其或事重見

各書文義無異但注先出之書與編年之書而已

史書必嚴裁削子長裁取尙書春秋國語國策司馬通鑑裁取史記皆增損改易之錄長篇則不簡治疑譌則不明是編依舊裁削闕其疑芟其襍舊例如此子長引經傳遇有簡質難明之處多以訓詁字代之取其易憭是編亦間從其例

史記引國策不能無譌後人據史改策則策史皆譌吳氏策注能校正策文質勝鮑氏近李氏尙史據鮑棄吳以不悖爲悖以悖爲不悖馬氏繹史能據吳棄鮑足證其識然

其表內如考王末季書周惠公封少子班威烈王十六季書魏敗趙將韓舉猶沿舊謬類此者多不可從梁氏史記志疑據竹書以駁史記亦難盡信

史評如漢宋兩司馬東萊呂氏皆存忠厚遺意否則以刻爲淺昧古人難言之隱成後來不白之冤所謂春秋之失訾也惟孔子能作春秋惟聖人能責備賢者管窺蠡測不敢苛求讀者諒焉

周末諸子之書醇駁互見依後漢書錄公理昌言節信潛夫論之例書其醇者亦有裨於人心治術

博文約禮聖門之教史書在博文之例任俠貨殖亂賊諸事詳錄備鑑古史所同讀者必觀其敘事寓抑揚之意如秦策敘蘇秦事云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此類必刪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貞王一

貞王名介史記解定王與定王瑜同蓋沿國語之誤也後儒從皇甫謐說偁貞定王參合世本史記而肊造之今從國語韋注司馬貞索隱偁貞王辨詳儆居集

貞王元季癸酉魯哀公蔣二十七季衛悼公黔元季晉出公鑿七季蔡聲侯產四季燕獻公二十五季鄭聲公勝三十三季宋昭公得元季杞哀公閼路三季齊平公驁十二季秦厲共公九季楚惠王章二十一季越王句踐二十八季

癸酉元季春正月王踐位春秋書王正月舊史例也偁正月周史例也

宋公即位春秋十二公禮備則書即位禮不備則不書即位今事隔二千餘季莫辨其禮之盛殺則晐書即位以時元宋公名得後諡昭據左傳立于歬季則書即位于此季也史表于十九季書昭公元季誤也

衛侯即位據左傳也後誼悼史表于十四季書悼公黔元季誤

越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魯侯及后庸盟于平陽三卿皆從季孫肥病之言及衛端木子賜曰若在此吾不及此也夫孟孫彘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舒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季孫肥卒本[illegible]指端木子實會[illegible]其事遷或忌也臨事作乏材之歎平時失求賢之誠古今通弊故叔孫云然而季孫亦未幾卒矣肥康子彘武伯舒文子依後通例大夫書名與左傳異端木子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景王庚辰歲生至是季五十四自孔子沒廬墓六年而歸衛故魯卿思之

晉荀瑤速師伐鄭次于桐邱荀氏亦稱智氏荀瑤傳稱智伯有稱智襄子者其臣私謚

也

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恆屬孤子三日朝孤子死事之孤朝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女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顏涿聚名庚本齊人爲荀瑤所禽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涿聚學于孔子見尸子勸學呂覽尊師又史記孔子世家有顏濁鄒在弟子傳七十七人之外或別一人與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陳恆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呂氏伯恭曰田常軍政之明師律之嚴拊循士卒之厚豈所謂盜亦有道與式三謂田惟盜亦有道失此并不能爲盜矣荀瑤聞之乃還曰我卜

伐鄭不卜戰齊□史云戰于犂邱齊師敗績以左師哀公二十三季之事爲此季事也說苑指武曰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與左傳此季之事合

魯侯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之秋八月魯侯如公孫有山氏因出奔邾遂如越越子將立魯哀公能用孔子則三桓何待去哉誠去三桓禍自出奔哀公之所以得哀也左傳云孫于邾魯史內諱之例也今不用子將立本劉氏外紀呂氏大事記

越徙都琅邪立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竹書紀季越絕書漢地理志合纂句踐二十八季吳越春秋云句踐二十五季事

甲戌二年春正月晉侯即位 左傳以荀瑤圖鄭系悼公四年知哀公尚在悼公已立此年爲悼公元年外紀稽古錄大事記是也今史記年表書悼公元年于下三年又柯王本書于下四年皆與此異

秦伐晉拔魏氏城 史表云拔魏城魏世家無文或是魏氏邑耳

彗星見 史表

故晉侯薨諡曰哀 本史表左傳于哀公十六年載子貢之言曰君不歿于魯其言之驗也

此不言葬于越不知地也其葬之年依史表在出奔之明年是也晉世家言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與左傳子貢之言相伐因不足信胡氏大紀金氏前編于前年書晉哀公卒于有山氏後之編史者遂以前年出奔之秋爲歸晉而葬之秋妄之又妄

乙亥三年晉地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見外紀大紀大事記前編出公九年

丙子四年燕侯乘卒謚曰獻子立獻公二十八年見世家不書名者史失名也

越王句踐病謂其子鹿郢曰吾自禹之後承允常之德從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自致于斯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慎之哉遂卒是為菼執子鹿郢立越句踐三十一年見竹書紀年史索隱所引同與吳越春秋異命其子語取諸吳越春秋此句發與天保國有此遺訓之善也左氏襄公二十四年傳鹿郢作適郢史記作鹿與吳越春秋作夷與又訛作夷與夷索隱引樂資說云越語謂鹿郢為鹿與金仁山曰鹿與必其號猶句踐之號菼執

丁丑五年春正月燕侯即位後謚孝

越王即位金仁山曰後號鹿與

晉荀瑤趙無恤違師伐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荀瑤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荀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荀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謂貌醜無恤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無恤由是惎荀瑤本左傳史記無恤退曰左傳作對曰趙世家及淮南道應說苑建本無恤忍恥之語因其臣欲殺荀瑤而云鑿其對荀瑤面語也當改對作退鄭聲公三十七年晉出公十一年史表于此年載智伯請趙簡子欲廢其子無恤為後世家亦言無恤以簡子病帥師既還智伯譖之據左傳趙簡子之卒在元王元年何以為子益進谷趙簡子廢長而立之也子長侯會百

戊寅 十四年

六年晉人楚人戰秦厚賂之本史表晉出公十二年[illegible]楚惠王二十六年秦厲共公

晉河絕于扈紀年外紀大紀大事記同水經河水注引紀年云出公二十二年官本作十二年

鄭伯勝薨謚曰聲子易立依表編鄭世家云聲公三十七年據左傳聲公立于魯定公九年踰年即位改元凡三十八年也

己卯 七年春正月鄭伯即位後謚哀

虹圖日外紀大紀同

晉荀瑤城高梁本紀年水經汾水注引紀年云晉出公三十年按出公無三十年官本作十三年高梁今本作南梁此依徐氏統箋

庚辰 八年秦塹河旁 河表誤阿大紀誤阿房此據索紀塹紀作塹厲共公十六年爲伐大荔計也

秦師伐大荔取王城 本史表秦紀徐廣曰今之臨晉有王城

秦修龐戲城 史表

杞侯閼路卒諡曰哀潛公之子敕立 哀公十年見杞世家哀一作懿敕一作遬

先是閼路弑其兄潛公自立

辛巳 九年春正月杞侯即位 後謚出

青虹五衆于日 外紀大紀同

壬午 十年越王鹿郢卒是爲鼫與子不壽立 本紀年索隱引同鹿郢六年金仁山曰鹿郢號鼫與

癸未 十一年春正月趙王卽位徙戲自姑

晉荀瑤與趙無恤韓虎魏駒共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晉侯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遂反攻之晉侯鑿奔齊道死是爲出公荀瑤乃立昭公之曾孫驕初驕之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善荀瑤早死故荀瑤欲盡幷晉國未敢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政皆決自荀瑤晉侯擁虛位而已依晉世家趙世家編出公十七年事竹書紀年出公在位二十三年奔齊之後六年而薨史表晉分地于下十五年晉哀公忌元年于下十三年趙世家哀公作懿公皆與世家或異式三案驕忌名諱哀懿音同通用

晉荀瑤滅厹繇初瑤欲伐厹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方竝也方車猶方舟周策作廣車）厹繇君塹岸堙谿以迎鐘（說文塹阬也一日大也案塹岸築岸旁令平且大也上言塹河旁同塹一作壍李斯傳峭壍之勢異也蒙恬傳壍山堙谷千八百里皆謂平大其路塗也大事記解題從呂覽作斯）厹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必以師隨之厹繇君曰大國爲懽逆之不祥厹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辠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齊呂覽作衛）越七月而厹繇亾（周策厹由作韓非子說林作仇繇亦作仇由史樗里子傳作仇猶呂覽權勳及外紀作夙繇今畢刻呂覽作夙厹章或作厹草蔓枝或作慢支員此從呂覽韓非子大事記及庾信哀江南賦斷轂而行山中道狹也越七月呂覽作九日亦作七日韓非子作七

月亦作九月夏枚斷鼇至齊七月而九錄亾莊辛寄食于趙五月而鄭鄧拔所謂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也方雪齋日七月畢刻呂覽作七日據高注九錄國之近晉者既以師隨繼則作七日爲是

秦取晉武城本皇極經世秦屬其公十九年

甲申十二年春正月晉侯卽位後謚哀

蔡侯產薨謚曰聲侯子立本世家聲侯十五年

晉荀瑤初欲襲衛遺衛侯野馬四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牟有憂色彌牟衛策作南文子禮有衛將軍文子爲卽彌牟也衛公子郢之子漢武紀注瓚曰汲家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衛侯問其故彌牟對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皆禍之先也今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我未有往彼

有以來是以惡也于是衛侯乃修梁津營邊備荀瑤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外紀書襲衛事于卉一年既而又欲襲衛亾其子顏使奔衛彌牟曰顏庶子也無大辠而亾此必有故然人亾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荀瑤乃止鮑彪曰南文子慮無遺算返自衛瑤與韓虎魏駒宴于藍臺瑤戲韓虎侮其老段規智果聞之說苑貴德作智果國語作智伯國果國雙聲諫曰今不備難必至矣瑤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智果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勸小物故無大患今以宴

恥人而又不備無乃不可乎不聽初智申索隱引世本躁生宣子申申生

智伯琮將以瑤為後智果諫曰國策作果策作過曰不如宵也瑤之

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國語古本作鬢今本作鬚

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依晉語衛策說苑貴德權謀稽古錄大事記前編參定晉

語錄藍囊事云返自衛又云自是五年乃有

晉陽之難說苑同故編此衛悼公十二年

秦伯遂師與緜諸戰本史表秦厲其公二十年

晉河水赤三日紀年外紀大紀大事記

晉荀瑤遜師伐中山取窮魚之邱本紀年水經巨馬水注引同酈云窮當作射字

排類

乙酉十三年春正月蔡侯卽位後謚元

秦初縣頻陽本秦紀厲共公二十一年地理志左馮翊有頻陽縣云厲共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

晉韓龐取秦武城本秦紀紀年同晉哀公二年今徐注紀年據水經洛水注朱謀㙔所校本引紀年云取盧氏城以盧氏爲是式三案冉十一年秦取晉武城至此晉復取之也取盧氏疑別一事

齊侯驁薨謚曰平子就匜立就匜一作積初陳恆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陳恆于是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

以爲已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陳氏寔盛齊寔衰依齊世家用齊世家年表合纂平公二十五年世家表合但表首五年當作四年

丙戌十四年春正月齊侯即位後謚宣

鄭人弒其君易謚曰哀立聲公之弟丑鄭世家哀公八年

晉荀瑤爲室美士茁夕焉瑤曰室美矣乎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瑤曰何懼對曰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晉語云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貴德同故依金氏編此晉哀公三年

晉荀瑤索地于韓虎淮南人閒訓云張武爲智伯謀虎欲不與段規曰不

與則將伐我與之彼狃必請地于它人它人不與必加之以兵然則我可免難而待事之變虎曰善遂致萬家之邑瑤說又索地于魏駒駒欲勿與任章問焉駒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駒曰善亦與之瑤說遂求蔡皋狼之地于趙無恤無恤不與瑤怒陰結韓魏議與其攻趙氏無恤亦陰集謀臣告之曰智伯之爲人

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趙氏不與焉其措兵于趙氏也必矣今吾何居而可或曰長子近其城厚完無恤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或又曰邯鄲之倉庫實無恤曰浚民之膏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張孟談曰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一作安見左傳韓非十過觀行閼安互見古晉近通用策作閼安子術一字甯治晉陽嗣復得尹鐸循之必居晉陽而後可

初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鐸請曰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繭絲賦税保障蔽扞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曰保障哉尹鐸乃損戶數紓民力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女無以尹鐸爲少無以

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至是孟談又以爲言乃歸保焉旣至晉陽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無恤懼以告孟談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于民不藏于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乃令民有餘粟者入之倉有餘財者入之府有奇人者治城郭奇餘也謂閒民令出一日倉有粟府有錢庫有甲兵越五日而城郭治無恤曰奈無箭何孟談曰吾聞董子之治晉陽其公宮以荻槀楛楚爲牆韓非子作荻蒿楛楚蒿讀爲槀古通策本作荻蒿苫楚于是發而用之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無恤曰奈無金何孟談曰吾

閒董子之治晉陽公宮皆以鍊銅爲柱質[illegible]也　于是發而用之得銅也趙氏號令已定守備已完荀瑤遂韓魏之師攻晉陽三月不能拔乃舒軍而圍之　事見晉語趙策魏策參韓非十過淮南人間訓與大紀將編趙策兩言圍晉陽三季韓非淮南同故依胡氏金氏編此諸書編此事于戊子滅智伯之季失檢

丁亥　十五季春正月鄭伯即位　後謚共

齊大夫田恆卒子盤爲後　田齊世家盤一作磐世本作班大紀書于八季將編書于十三季

晉荀瑤遂韓魏之師圍趙無恤于晉陽　依大紀將編纂晉哀公四季

戊子　十六季晉荀瑤遂韓魏之師圍晉陽三季矣不能拔乃

決晉陽之水以灌之晉水趙世家作汾水趙策作晉水秦策中期謂秦昭王語亦作晉水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引策亦作晉水山經北次二經縣雍之山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正義引括地志晉水出幷州晉陽西東南流注汾水又水經六晉水注云汾水分爲一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則晉水與汾水合也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策郤疵荅智伯語瑤巡視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瑤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亾人國也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水經六澮水注梁書韋叡傳同秦策魏世家汾絳互易時韓氏居平陽魏氏居安邑閒瑤言駒肘虎虎躡駒跗肘足接于車上竊自憙適趙無恤使張孟談譖出見虎駒曰唇揭則齒寒趙亾則韓魏隨之矣虎駒

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孟談曰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虎駒乃陰與孟談謀反荀定期孟談旣受約歸報趙無恤無恤且恐且喜虎駒已約遣孟談乃朝荀瑤（國策云孟談朝瑤此從韓非十過）出而遇智果智果怪之告瑤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主瑤不聽反以智果之言告虎駒郗疵又以二主必反告（郗說苑權謀作絺或作郗訛）作瑤問之疵曰勝趙有日矣而二主無喜志有懼色非反而何瑤又不信反以郗疵之言告虎駒虎駒曰此爲趙游說使之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瑤以爲然欲殺郗疵郗疵逃（之一語本、說）

苑權謀趙策云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與說苑異三月丙戌夜趙無恤使人殺守隄之吏決水灌荀氏軍荀氏軍救水而亂趙無恤將卒直擣韓魏翼而擊之禽瑤殺之分其地盡滅荀氏族智果以別爲輔氏獨存趙策秦策趙世家季表韓非子十過難三說苑權謀合纂事在晉哀公五季外紀稽古錄大事記同晉世家以此事屬哀公四季以表書哀公卽位後一季也

趙無恤之居晉陽也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羣臣皆有外心漸疏慢惟高共不敢失臣禮高共韓非難一淮南氾論人間訓說苑復恩漢書人表竝作高赫呂覽義賞作高赦韓非子引此事云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呂覽說苑亦同古書時事舛錯如此及滅荀氏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旣固趙宗廟封疆

迺告趙無恤曰五霸所以致天下大約主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無恤愕然曰子何爲然對曰臣觀往古主臣權均而能美者未之有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主若弗圖則臣必獲辠許之乃納地釋事耕于負親之邱本趙策趙世家

齊田盤因晉荀氏滅趙韓魏瓜乃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卿通使依田齊世家大事記壽編今纂宣公三年

晉趙無恤使新穉狗伐狄國語作新穉穆子注云名勝之狗呂氏愼大覽新作辛

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晉語九列子說符御覽三百二十一同呂氏愼大覽作老人中人淮南道應訓

作尤人終人使遽人來告遽人傳人也無恤方食摶飯有惡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無恤曰江河水大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下兩城亾其及我哉本國語列子呂覽淮南子大事記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就范中行不遂既而事荀瑤寵之及荀氏滅趙無恤漆荀瑤之頭以爲溲器史作飲器索隱引韓非子呂覽作溲器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其報智伯之仇乎乃變姓名入趙氏之宮塗廁刃其杇杇塗土器古用木讓以鐵刃其端舊謂杇爲扜說者遂謬事泄左右欲殺之無恤曰智伯旣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

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厲滅須去眉爲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讓乃吞炭爲啞變其音行見其友友曰女非豫讓耶曰然其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善事趙孟必得近幸既近幸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讓曰委質爲臣而謀殺之是懷二心也是爲故主賊新主也非人臣之義不可爲矣吾所以爲此極難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也不可從易也禮至仕邢滅邢蘇代仕齊滅齊不如豫讓居頃之伺無恤將出伏于所當過之橋下無恤至橋馬驚曰必豫讓也使

人間之果然于是面責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智伯滅范中行而子不爲報仇反委質事之今智伯亦何獨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國士說苑復恩作朝士）無恤喟然歎息而以其終欲害己也使兵環之豫讓曰聞之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得子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悒無恤義之使人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死（國策史記刺客傳合纂韓非子姦劫云豫讓爲智伯臣上不使其主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爲智伯報仇責無）

謚子智伯若秋豪之末後儒方希直論豫讓亦拾韓非牙慧百朱子于小學錄豫讓事以明人臣之義讓之報仇事未成而心已盡矣

己丑 十七季晉大夫智開逐其邑人奔秦本史表秦紀晉哀公六季秦厲共公二十五季史正義云開智伯子

庚寅 十八季秦城南鄭本季表據秦紀徐注舊本秦紀亦錄此事厲共公二十六季

衛侯黔虔謚曰悼子費立季表書悼公黔元季于廿四季世家云悼公五季卒皆非也衛出公輒復位于敬王四十三季魯哀公十八季也復出奔于元王七季魯哀公二十五季也明季立悼公事見左傳依表于明季書衛敬公元季則悼公立十八季而虔悼公名黔一作黜古音同亦作虔黜虔古雙聲也費世家作弗此依世本

蔡侯薨謚曰元子齊立世家元侯六年

辛卯十九年春正月衛侯卽位後謚敬依表編

蔡侯卽位後爲楚所滅無謚

燕侯薨謚曰孝子載立世家燕孝公十五年薨隱引紀年名載史失名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燕侯卽位後謚成

越逆女于秦依史表編金前編馬釋史書此事于翁旣立後越不壽十年秦厲共公二十八年

越弒其君不壽是爲盲姑子翁立依世家紀年合纂翁一作朱句見紀年索隱引紀年同甚翁之號異吳越春秋不壽之後爲不揚諸書歧異

杞侯敕薨謚曰出子春立本世家大事記出公十二年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杞侯即位後謚簡

越王即位號朱句

晉大夫智寬逵其邑人奔秦本史表晉襄公十年秦厲共公二十九年

蔡使師彊王堅于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也獨爲師彊王堅乎趣見之既見視其狀惡其醜楚王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如以此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啟三伐之謀者蔡也本說苑奉使楚惠王四十一年蔡侯齊三年

甲午二十二年楚司馬舍逵師伐蔡滅之執蔡侯齊以歸舍

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治其地既而楚王裂田百頃以封之舍辭曰治國之政諸侯入賓此主威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此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舍字子發其辭賞也不伐善貪榮有徼厲主威之意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子發有焉荀子謂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恥受賞之屬說巳詳矣初蔡威公閉門而哭泣盡而繼以血其鄰家閉之威公曰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吾悳國之將亾也鄰家聞其言舉宗而夵之于楚至是楚伐蔡其鄰人爲司馬將兵是時子發官司馬其鄰人爲子發分將兵也爲讀去聲或曰爲如字蘋此或軍司馬兩司馬之儔與見威公縛

在廣中問曰君何以至于此威公曰吾何以不至于此吾聞之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何以不至于此鄰人乃爲之解其縛與俱之楚

蔡世家齊四季楚惠王四十二季紀季同子發事見荀子彊國淮南子道應訓威公事見說苑權謀楚策莊辛對頃襄王語以子發爲宣王之將淮南子道應訓同式三案楚宣王在周顯王時蔡滅已久策宣字係悳字之譌若鮑本楚策改宣爲靈則楚靈時越句踐尚未立列女傳載子發母引越句踐伐吳事以戒子發何以解之邪且子發初爲楚將在春秋子西爲政之時禮記大學正義引司馬子發立增對秦客事云楚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由此推之則子發爲將在悳王十一季甫白公未亂之時因近校荀子國策史記者未及攷檢特詳辯之

乙未二十三年楚司馬舍遣師攻秦糧不足使人請于楚王因使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半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舍破秦軍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而士卒勇氣五倍其初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而勇氣十倍于初今子使人入死地而自靡樂于上雖有以得勝非其道也非吾子也無入吾門舍謝舉其母乃納之事見列女傳一編于楚秦平之時一

季楚惠王四十三季秦厲共公三十一季淮南子道應訓有齊伐楚子發使偷者解幬帳取枕取簪季此或不得已而為之不可為訓又不知何季事淮南子人間訓又言子發為上蔡令民有辠當刑喟然有悽愴之心辠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後子發得辠于威王出奔刑者蔽之以免案威王即位于顯王三十季與此相距百餘季有誤不錄

丙申二十四季楚滅杞 楚世家紀季稽古錄同楚惠王四十四季杞簡公四季杞世家云簡公立一季滅當作四

楚秦平 本楚世家秦厲共公三十二季

初越滅吳不能正江淮以北至是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本楚世家

丁酉二十五季晉韓虎魏駒率師滅伊洛陰之戎其遺脫者

西垂踰汧隴晉哀公十四年事見大事記

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本秦紀外紀厲共公三十三年

戊戌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史表秦紀

秦伯龔諡厲共子立世家厲共公三十四年始皇本紀後篇作剌龔公索隱云一作厲龔公剌厲龔共皆同聲通借

己亥二十七年春正月秦伯卽位後諡躁

庚子二十八年王崩諡曰貞太子去疾立立二月爲弟叔所弒諡曰哀叔自立立五月爲弟嵬所弒諡曰思嵬自立周紀外紀稽古錄大事記同皇極經世分一年事爲三年大謬

秦南鄭反本秦表紀躁公二年水經酈注鄭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稱南鄭即漢中郡呂氏曰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躁公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得失無常其先嘗屬秦與式三案考十八年秦城南鄭南鄭特漢中郡之一隅耳

周季編略卷一 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考王二 王名嵬 貞王子

辛丑 元季春正月王踐位封弟揭于王城是爲河南桓公亦曰西周桓公周紀正義甚明稽古錄俱爲東周桓公非也呂氏詳辯之

壬寅 二季晉侯驕薨謚曰哀子柳立 依大事記書于此季是哀公十九季也外紀大紀書于前一季與今本世家云十八季者相合依表書幽公柳元季于四季則哀公二十季矣諸文歧異

河決于晉龍門三日 大紀

癸卯 三季春正月晉侯卽位 後謚幽

甲辰四年晉趙無恤韓虎魏駒分晉地晉侯反朝于三家其邑僅有絳曲沃本世家大事記幽公二年是時晉三家已如列侯特未爲侯耳

魯南武城曾子參卒初曾子師事孔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在及門中齒居後性至孝問孔子孝道孝經因之作質魯而善思禮之有可疑者必擘竅之以極其變使事之雖理者無不就理禮經中所傳曾子問是也其尊所聞行所知必以忠恕爲主能明聖道一貫之傳孔子使其孫伋師事之晚自著書言孝言禮言忠恕者爲詳至是年七十矣一日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告之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

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又告之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旣歿雖欲孝誰爲孝季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旣而孟孫捷問疾告之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言禮之所重者宜急學而緩所輕也平日嘗謂父母全而生之必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將死而知免終身之不忘孝也如是病篤之夕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君子謂之禮終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史記家語同年七十卒本闕里文獻攷編此復采論語禮記說苑諸書以類附

乙巳五年晉大旱地生鹽北堂書鈔百四十六引紀年云幽公三年今本紀年無之下威烈王三年有之或又一事

晉趙無恤以王登爲中牟令上計言于趙無恤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其身甚修其學甚博何不舉之呂覽王登作任登中章胥己作膽胥己無恤因見之而以爲中大夫其相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其相呂覽作相國韓非作相室孔叢子記義載孔子對衛出公語引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則耳目人終無已也與此相似亦作相室無恤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者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趙無恤以少室周爲驂乘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以自代無恤曰子之驂乘人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對曰臣以力

事主今徐子力多于臣臣不以自代將使它人言之而獲舉乎且人以類聚以德薦德以力薦力亦人臣之職也趙氏自是多材韓非外儲說左上下呂覽知度合集晉語少室周譔牛談在趙簡子時蓋剽一事出二事可爲自矜明察與蔽賢竊位者戒

丙午 六年六月日有食之秦雨雪本表秦躁公八年

晉大風壞垣本外紀晉幽公四年

丁未 七年燕侯載薨謚曰成成子立表世家失名據索隱引紀年名載世家成公十六年

戊申 八年春正月燕侯即位後謚湣

彗星見本秦本紀後篇大事記

己
記九年衛侯費薨諡曰敬子糾立本世家敬公十九年

楚王章薨諡曰惠子中立初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辠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之見也遂吞之令尹再拜賀曰吾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蛭自後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瘉至此薨在位五十七年楚世家賈子春秋篇新序襍事四合纂論衡福虛篇疑此事未可備據

魯孔子之孫伋幼慧以祖父之學自勵至是年六十二誤中庸先是孔子伋困于宋以宋君救得免迺歎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尼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遂之而中庸成本史孔子世家參孔叢子居衛篇孔叢子以春秋作于尼陳蔡後非謂尼中所作求可厚非以爲十六歲困宋擬作中庸必有譌哉字或六十歲困宋也史記于孔氏後裔皆紀年壽于子思獨有哉文其言六十二之年必係作中庸之年非卒年也後有魯穆公師子思事可見矣大事記書子思作中庸于威烈十七年壬申以戊申生年核之則年八十有五矣以仕衞事核之年八十有七矣任氏孟子攷略云子思卒于考王十六年大謬闕里文獻攷云壽八十二歲亦未可據殆不可攷矣

庚戌十年春正月衛侯即位國弱如小侯屬晉三家衛侯後謚昭見

世家

楚王即位後論簡

楚滅莒年表楚世家紀年

魯侯爲蔑謠曰悼于寢立悼公之時三桓彊悼公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其蔑也季孫彊問于孟孫捷曰爲君何食捷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檀弓魯世家合編魯世家云悼公三十七年漢律厤志稽古錄大事記俱同臯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其所言終之年與此相合辛未是魯哀公之二十五年悼公安得即位

所言始辛未不足據則四十季之數不可信也據表敷于後十二季與紀季合但依表則悼公當三十九季且退元公二季之數于穆公之事不符則依世家稽古錄大事記編之爲是孟孫捷之言禮鄭注已病其非錄之見彊臣之無忌憚也

辛亥十一季春正月晉侯即位後謚元

義渠伐秦至渭南據秦紀躁公十三季表云渭陽水北曰陽與紀互異

壬子十二季秦伯躁薨謚曰躁國人立其弟世家躁公十四季

癸丑十三季春正月秦伯即位後謚懷

晉星晝見本秦本紀後篇徐注云季表星晝見今季表無此文

晉無雲而雷本外紀又御覽八百七十六晉幽公十一季

冬晉桃杏實 本外紀大事記

甲寅十四年魯季孫會晉侯于楚邱 依紀年外紀大事記參定晉幽公十二年魯元公四年水經濟水注引紀年謂作晉文公大事記云晉幽公魯元公會于楚邱亦謂

乙卯十五年王崩諡曰考太子午嗣立 周紀

衛公子亹弒其君糾諡曰昭亹自立 本世家昭公六年

周季編略卷二終